

鲁敏◎著

墙上的 父亲

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获奖者鲁敏
小说集全新上市

剥落生活的锦衣
直指人心的暗疾
用一声叹息目送无解的人生

QIANG SHANG DE FU QIN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墙上的父亲

鲁敏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墙上的父亲 / 鲁敏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133-0836-6

I. ①墙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01530号

墙上的父亲

鲁敏 著

责任编辑: 东 洋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8.375

字 数: 192千字

版 次: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836-6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1	西天寺
20	离歌
37	墙上的父亲
89	思无邪
133	死迷藏
172	燕子笺
211	羽毛

西天寺

上

清晨的西天寺一点没有墓园该有的寂静，几步之遥的工地上，两架巨兽般的机器正在吼叫，敲敲打打的工人们已经热得脱掉了外套，只穿着腥红色线衣。符马却冷得直缩脖子，大姑妈也往脖子里加了条蛇纹般的围巾，小声嘟囔着：“这种地方，总是比城里冷。”大姑父东张西望地找厕所。符马掏出烟，似乎没睡醒的小叔叔接过一根，侧身就着符马的火头。

奶奶被小姑妈挽着最后一个下车，手上一枚挺大的老式金戒指直晃眼，刚刚出门前她还很顶真地挨个儿检查了大家一番：无论男女，身上都要带样“小金物件儿”“压一压”。小叔叔忘了，被逼着在脖子里挂了一条女式绞花细金链。其实在平常，作为老人，她懂

得看晚辈脸色行事、必要时装装糊涂。只上坟这桩事，她讲究，几乎一出正月就开始查老皇历、择挑相宜之日，并要求所有的人除了上学的小孩都要把这半天给空出来，隆重程度堪比过年。不过这怎么可能呢，大家多忙啊。比如这次，符马爸爸，出国去了。还有大姑妈家女儿，说是有个重要面试。

奶奶环视了一圈，皱起眉：“搞什么？这里怎么也是工地？”

奶奶的大媳妇、也就是符马的妈妈正对着手机谈床上用品，拿腔拿调地讲着普通话，为了价格上一个零头，跟对方搞了三四个来回。一千人都垂着眼皮在听，符马扭头掐了烟……终于，妈妈卷着舌头面露微笑：“那张总咱回头再聊哈，下次有业务再照顾哈。”一合上手机，她变回南京土话，对奶奶解释：“你们还不晓得啊，报上登了，原先的石子岗火葬场要搬得嘛，就是搬到西天寺，这块盖的就是新殡仪馆！不得了噢，以后这块墓地肯定要大涨。”她是随便什么事都能想到价钱上去。

“那也好，老头子喜欢交朋友，这下子，他这边倒热闹了。”奶奶看看工地。大家也跟着看，眼光往半空中移移，好像那里已经竖起根大烟囱并缓缓升腾起了青白色的烟。

各式小贩这时早围上来，卖菊花、炮仗、青团、纸别墅、纸汽车什么的。大家都富有经验地毫不理会，只管往前。奶奶对祭品早有安排，她提前半个月便在家叠好所有的金元宝和银元宝，并一家家打电话分派任务：红绸带子、香蕉（指定要国产的小米蕉）、红富士、金南京、洋河大曲、烛台与香什么的……她的语气像在做什么公益动员：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，准备一样小东西，哪怕就是个打火机也好。

小舅落在后面，推却不过，从小贩手里买了一簇柳枝，牵着肩

跟上来。离婚后的小舅越来越少参加家庭活动。去年中秋，他曾带回过一个相处中的大胸女人。这次上坟，又形单影只了。

往墓园里头走，一路要走过很长的台阶，大姑妈小姑妈平日里纷争颇多，这会儿倒是手挽手，一边左顾右盼地小声讨论着路两侧的墓碑。这块是新墓，腊月才下的葬嘛。看看这个，是三口合葬。唉呀，看这张照片，小伙子多精神，可惜啦。

到了爷爷墓跟前，奶奶跟几年前一样，总是先被墓石两边的两棵小柏树所吸引，她直作揖：“好，又长高了，这么绿！看看，这是老爷子在下面保佑你们哪。”姑妈姑父们都连连点头，好像接受到爷爷通过这两棵柏树所发出的信号，他们的台词也是大同小异：“对对对，爸在保佑我们。”

两个陌生人，一男一女，凑上来，穿着十分邋遢，符马正惊讶着，男人手里却骤然响起快板：“老板发财！大姐发财！大哥发财！大嫂发财！全家发财，子孙万代！”他每说四个字，旁边的女人就短促有力地跟上一个“好！”非常富有节奏，他们两个一边念着粗糙的喜话，一边往他们跟前紧贴着。小姑父欲伸手掏钱，大姑父却伸手拦住：“让他们再念一会儿好了……蛮好的。”

工地的敲打声似乎突然停止了，带有淮北口音的喜话再一次轮回，所有的墓碑都一齐竖起了耳朵屏气聆听：“老板发财！好！大姐发财！好！大哥发财！好！大嫂发财！好！全家发财！好！子孙万代！好！”

符马伸手摸摸烟，但忍住了没拿出来。他早就发现，不论平常多么吆五喝六、不信邪、耍个性的，一到这地方，都变得随和从俗起来，以一种迷迷瞪瞪却又相当认真的表情遵循着所有繁琐的程序：拭灰，系红绳子，次递上香，点烟敬酒，磕头，一边烧纸一边连绵

不绝富有感情地呼唤爷爷来拿钱，诸如此类。包括现在的听喜话。

符马满意地几乎有些贪婪地瞧着这个场景里的亲戚们，这个时候的他们，与平常那些打牌时、吃喝时、吵架时、亲热时的他们是多么地不同啊。也包括自己，符马每年在墓前磕头时，都会故意慢吞吞地，似乎在细细感受这个难得的形体动作：膝盖那么地弯下，屁股小心地抬起，头往地上深深俯去，眼睛用余光看到旁边的鞋子，以及贴近脸颊的那么粗砺的地面，额头像是一下子就撞上了水泥地，又像是并不可能真的碰到。

……这会儿，大家正在额外讨论一件重要的事。关于墓碑上的字。

毕竟有八年了，爷爷碑上的字均已褪色，黑字变灰，红字变白，不大好看了，附近有些新墓或是描红过的墓，对照人家墓碑上面新崭崭的字，爷爷这块便显得疏于照应、风雨沧桑似的。

描红是好办的，墓园管理处有这个服务，交钱即可办妥。问题是……这八年，家里有些变化，其中有一两样，体现到墓上用红字刻出的家庭成员。比如，小叔叔，他名字左方的婶婶，离了。再比如，小姑妈家的儿子，请人算了命，说是缺水，去年改了名字。

“包括你家符马。”小姑父冲符马妈妈转过脸去，语气十分贴己，“不是说年底就要结婚的吗，既是重新弄，老爷子的孙媳妇当然是要加上去的。”

符马本有些走神，听到讨论到自己，连忙摆起手，嘴里胡乱推辞，好像饭桌上让酒或是开会座谈时表示谦虚，想想不对，又把手放下来。他突然感到恐慌，喉咙管给掐住了似的：要结婚了，真的吗？然后一辈子，他与她将永远困守在一起，多么难以想象的局面！而且，估计她一定不会喜欢这个主意：把她的名字，刻在西天

寺的某块墓碑上，她与墓碑的主人、这位渡过长江打入南京城的山东老兵素昧平生，并且估计也没有共同语言。嗯，她现在连跟符马之间都没什么话说了，这令人不解的冷淡，似乎正是从他们定下婚期的那一刻开始的……

符马妈妈有些大儿媳的派头，她观察了几秒钟奶奶眉头皱起的角度，发表意见：“要是这样论起来，这碑真不知要改多少回呢。比如，小弟再结婚呢，还有符马这一辈儿里再生孩子……”

奶奶长叹一口气，冲墓碑摇头，好像爷爷就坐在那里似的：“唉，你看这些年，咱们家多少事啊，你都还不知道呢。”符马听得心虚，想着奶奶是在说他，这些年，他屁事无成，好像总在闹恋爱，那些半调子的女朋友，总是饱受家人诟病：最年长的比他大了十二岁，两个是外地网友。有拿着B超单子跑上门来要割腕的，有一个后来竟然跟小叔叔眉来眼去……他心虚地抬眼，却惊讶地发现每个人脸上都有些讪讪的。也对，谁都不消停。分管工程的大姑父险些被双规，而小姑妈则搞了出风雨交加、不可理喻的婚外情，还有妈妈，被人骗了参加老鼠会，连奶奶的养老钱都给她搭了进去。

大姑父惦起脚，他又要去小便了。小姑妈手里捏着纸巾，把鼻子揉得红红的，有些犹豫：“要我说，还是以立碑日期为准，爸当时晓得些什么情况，就保持个什么情况吧。”

这话也有道理，大家脸色一松，目光一齐往碑上聚去，看那上面八年前的日期，似乎那几个数字现在别有了一番意味。灰白色的阴刻文，呆板的魏体。目光们在石碑上酸涩地挪动。八年，实在是远得超出视力范围、根本看不清楚了。

离开墓园之前，大家跟爷爷道别。这也是奶奶定下的规矩：一

年才来一次，不跟老头子说点什么吗？

郊区的太阳穿过有点脏的薄雾升起来，照着宽大但拥挤的墓园，照着那些平躺在地面上的墓位，照着竖起来的、写着先人与后人名字的石碑，以及墓位与石碑之间老绿色的柏树。也照着他们这一群人，符马注意到，妈妈、两位姑妈都精心地化了妆，衣服也搭配得相当正式，可是，她们，以及几个男人，在这里、在这样的阳光下，显得那么衰老松垮，十分弱小似的。

妈妈闭着眼，涂得不匀的睫毛在抖动：“爸，你大儿子又出国了，我最担心他坐飞机，你可要保佑他平平安安。也保佑咱这一大家子每个人都好。嗯，还要保佑我的小本生意，你晓得的，我还要还妈的钱呢……”她没完没了地说，好像是在家里的晚饭桌上。符马戳戳她。

大姑父咳了一声：“你最疼的迎迎今年就要工作了，你就放心吧。”大姑妈凑上去，小声补充：“爸，我知道你会护着迎迎的，她今天的面试可重要了。外企，全讲英语。”

小姑父合了合掌：“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就好。你家小外孙蛮聪明的，明年考外校，你只要保佑他正常发挥就好。”他的语调显得清心寡欲，好像不敢祈求太多，怕老头子忙不过来。

“爸，我今天跑了好几个摊子，都只有洋香蕉，你爱吃的小米蕉怎么那么少，我跑了几条巷子，找啊，找啊，好不容易找着个卖小米蕉的，那小贩一开口就管我叫大妈，你听听，都叫我大妈了……”符马听得有些发笑，却猛然发现，小姑妈哭了。小姑父脸上淡淡的，不动。从发现小姑妈有婚外情之后，他们已分居很久了。唉，符马想起来，他们俩热恋时，说是带符马到动物园，却总把他丢在一边，只顾着躲在长颈鹿馆后面没完没了地抱着啃……旧日好像就在眼前。

小叔叔磨磨蹭蹭的，他问符马要了根烟，噙着嘴吸几口，敬到墓台上，凑过去，嘴巴动了动，像是跟爷爷耳语，谁也听不清，也包括爷爷——爷爷去世前两年就严重失聪，就是打炸雷也是听不见。

轮到自己了，符马像以往一样感到张口结舌。他一直不习惯这个仪式，好像爷爷死了之后，就不是爷爷了，倒成了尊无所不能的菩萨，什么身体好、工作好、成绩好之类的都统统替大家张罗上了。妈妈在边上着急，索性替他祷告了：“你看他没出息的！求你老人家关照关照他婚姻吧。”

奶奶落在后面，一个人又待了几分钟。上车时，表情显得神秘而安宁。

时间才十一点，但照旧是要一起吃饭，还是那家饭店——这里大姑父可以直接签单，公家报销。

面试结束的迎迎赶来了，这么冷的天，她只穿着米色小洋装，腰细得快没了，还踩着高跷般的皮鞋，显得周围的人都臃肿得像矮脚鸡。围着她的大人们在问长问短，她轻快而矜持的回答中不时冒出英文单词。这种家宴中，作为第三代，迎迎总会成为中心，拜赐着大姑父主管的那座高架桥，她到澳大利亚一个符马老也记不得名字的大学待过三年，这使得她的教育履历表一下子比符马漂亮了一万倍，估计未来的职业表也会漂亮一万倍。符马算个啥呀，不要说迎迎了，到大街上随便拉出十个来，八个都比他强，这是妈妈的话，符马本人也深以为然……迎迎亲切而匆忙地跟符马打了个招呼，夸符马：“衬衫很有型啊。”符马低头看看，外套还没脱，衬衫只露出一个角。

小姑妈到学校去把儿子豆豆也接来了：“学校的伙食，真跟猪

食一样！”当一个小胖子哼哼着喊符马“哥哥”时，符马真差点没认出他就是豆豆，怎么更胖了！像美剧里专被人欺负的胖配角。豆豆带着本小册子，在小姑妈的督促下待在一个角落里，翕动着嘴唇开始默记。符马不敢扰他，站到另一个角落抽烟，五六分钟过去了，他发现豆豆根本就没有翻动书页，除了嘴唇在极小幅度地振动，完全像个雕像。符马突然十分地想念几年前的小豆豆，也是在这样的家宴，豆豆像小雀子一样唧唧喳喳，有着新鲜的、令人妒忌的记忆力，他连篇累牍、拦都拦不住地一直在背各种电视广告，语调语音完全一模一样。“奶奶烧的菜口干——妈（声音带拐弯），用太太乐鸡精。好吃！太太乐鸡精，还真鲜得有一套。”“时间不经意地溜走，一天24小时，你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？停下来，享受美丽。美即面膜”“奇瑞新旗云：更省钱，更省油，更安全，更时尚，更皮实。”

大家推让着落座，奶奶在上首，并指定迎迎和豆豆分坐在她两边儿，好像那是对未来成功人士的最高待遇。妈妈暗中刷一眼符马，表情复杂又竭力掩饰。符马最恨她这样子，有什么嘛，成功有什么了不起啊。一直落落寡欢的小舅坐到他边上，五十步笑百步似的拍拍他，像是在安慰他。奶奶还在跟大姑妈接着谈：“唉呀，迎迎刚才要打个电话就好了，我们还来得及在西天寺跟老爷子说一下这个好消息！了不得啊，当场录用！”

符马举起筷子，早饭赶不及吃，很饿，却又不知往哪里下手。菜单是奶奶定的：青菜烧豆腐，山芋粉，带鱼，豆芽。这几样是上坟后必须要吃的。其他的菜，则统统是爷爷以前喜欢的，红烧鳝鱼，梅干菜扣肉，咸鱼干、臭干芦蒿，臭豆腐煲，大葱夹馍。大家转动着桌盘，齐心协力替爷爷吃起来。

筷子一举，再没人提过爷爷半个字。各人说的都是老生常谈，

跟过年差不多，跟中秋也差不多，好像每一个人都是被固定死的角色，他一辈子就无非是这些陈旧的台词。

大姑父毫不讳言他痛苦的根源：前列腺炎。“现在越来越熬不住了，就上个坟，我跑了四趟。为什么这么个世界范围内的、威胁着一半人类的病症，找不到有效的控制方法呢？”他举着筷子，环视大家。

小姑父跟小叔叔谈着换车：“哈哈，换人换不了，就换车。”他似乎话中有话，眼光从小姑妈脸上飘过。小叔叔忙替他分析起各车型油耗，两人还竭力回忆着三年以前、四年以前，直至五年以前的油价，一连串低廉的毫无意义的数字。

小姑姑用启发的语气在跟豆豆谈论一篇作文，一边替他细细地剔鱼刺，好像他还是个三岁宝宝。

大姑妈与妈妈在讨论内分泌与黄褐斑，她们说到滋补药膏、子宫肌瘤以及停经时间，发音带着中年妇女特有的尖利。迎迎姿态讲究地在小口喝汤，一边注意地听她们说，偶尔插一句，带来来自国际的最新观念，比如，保养卵巢的最好方法是有规律的性生活，尤其在更年期之后。符马对付着一块碎了的臭豆腐，联想到女朋友在电话里与他争辩避孕方式，心中称奇：现在的女人，都是这样的吗？可他记得的，小时候见过的那些少女们，那样地鲜美而羞涩，他那时候就爱上她们了。

唉，消失了的少女啊。现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少女的。现在这个世界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，只剩下无聊，无聊得遮天蔽日、透不过气来。

无计可施之中……符马低头玩起手机。妈妈从桌子对面瞪他，要是她的腿够长，肯定要从桌子下面伸过来踢他。老娘诶，你以为

我想玩手机吗，所有那些一刻不停连过马路坐马桶都在玩手机的人，你以为他们想玩手机吗？一切都这么空洞这么没劲，有什么办法啊。

手机前一阵刚换。符马漫无目的地捣鼓着各种功能，找到世界时间与时差、全球天气预报、计步器、卡路里计算、手电筒、酒吧骰子、词霸（英语和日语）、全景图片编辑。一个个试过去，倒也能打发些时间。尤其是计时器，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飞快地翻动，10、50、80，快得眼睛都看不清，100飞过去，一秒钟没了，再看数字飞，再一秒过去……真把他看得呆住了……

小叔叔碰碰他，符马抬起头，奶奶颤微微地挟了一大块扣肉冲着他，好像是为了安慰他的被冷落，他连忙站起，伸出碗去接过，奶奶嘴里嘟囔着：“趁年纪轻啊，要多吃，越多越好。”符马注意到，奶奶的神情已变得毫无权威了——上坟的事结束了，她又恢复了她的次要性与旁观性，她困恹恹地坐着，襟上落了两根豆芽，半块大葱饼在她不齐全的牙齿之间艰难地蠕动。符马看了奶奶一会儿，忽然有点儿尊敬她，并感到很饱了。

大姑父手机响了，他接电话的样子很有气势，听出来是重要的事，大家都连忙噤声，并记起来这顿饭是他结账。大姑妈开合着嘴打着夸张的手势喊服务员过来。小姑妈轻声问豆豆要不要再来一块大肉。迎迎掏出小镜子补口红。小叔叔伸手到符马外套里摸烟，好像是为了感谢今天的几支烟，他突然对着符马耳语，很清晰，带着突如其来的沧桑：“我劝你一句，还是不要结婚算了。真的，我想清楚这个问题了。你也看到了吧，多没意思。”符马惊讶地抬头。小叔却眯起眼，往桌子上方吐出一大口烟。

屁股下的凳子摩擦着地板，发出刺耳的响声，穿外套，系围巾的动作更加重了鸟兽散的气氛。奶奶疲惫地扶着桌子站起，留恋地

挨个检视着桌上的盘子，小声埋怨没有人肯打包，就是带回去喂野猫也是好的。没有人理会。服务员拿着账单来了，大姑夫却又跑到卫生间去了。大家于是耐心地站着，没有人装着要付账。

奶奶仍在不甘地东张西望，忽然，她想起什么，神情郑重地拉起大姑妈，想了想，又拉起符马的妈妈：“……哪天我不在了，你们两个可别忘了招呼这码子事，要提早，并一定看好皇历上的吉日啊！”

“看你说些什么呀，你身体好着呢。”大姑妈摇摇头，一边噙着嘴把围巾打成蝴蝶结，妈妈对她的围巾啧啧称赞，问了价格之后若有所思、兴趣大减，一边把脸转向奶奶，把差不多的话又说了一遍：

“看你，你身体好着呢。”

奶奶抓住她们短暂的注意力，急忙忙地补充道：“记得我喜欢吃什么吧？到时候，除了老爷子的菜，你们替我叫份菜泡饭，小笼包子，韭菜炒螺蛳，最后来一份赤豆桂花糕。”奶奶是常州人。

符马离座前抓起手机。上面的计时器还在跳呢，他按下了停止键：00:21:37:95。他愣了一下，明白了，这就是刚才在这个包间里，从他们这一群人身边刚刚过去的21分钟37秒零95。嗤。

小叔叔把烟掐灭，一边有点不满地问：“你冷笑什么？”

下

符马站在路边伸手。一辆的士停下，司机却走下来，冲符马打个莫名其妙的姿势，到路边报刊亭买了两提子黄纸与几擦冥钞，一边匆匆点根烟，坐进来跟符马嘻笑，好像他们是老相识：“嘿，这冥钞上全印着老外呢，是华盛顿还是克林顿？我家老娘绝对不会想到

啊，她死了我倒能孝敬上美元。”

符马应付地点头，心里盘算着，这个时间回单位有点亏，要到两点半才打卡呢，甚至迟到也是可以的，都知道他是上坟去了。不如……干点什么吧。但是，得跟对方约好才成哪。

好在，“那个女孩”白天黑夜都蹲在QQ上，对，她的签名就叫“那个女孩”。符马是在QQ漂流瓶里跟她搭上的。漂流瓶的某些功能很淫荡也很诚恳，可迅速在人海中发现同类项。“那个女孩”比符马大两岁，似乎也有了确定的结婚对象。两人每次见面也没什么交流，从不故作柔情蜜意。想想是有点生硬，但管它呢，这样的事情，就不要太挑剔了，越离谱反倒越好。

一说，“那个女孩”欣然允了，说是恰好也发着呆呢。

其实都快到单位了，只得让司机改道往另半片城开，司机听说是汉庭快捷，心知肚明地嘻嘻一笑，假意皱眉：“哼，那可蛮远的，你得有耐心。”一边扭开电台，人往后靠靠，像是要跑长途。难听的股指与难听的广告之后，更难听的主持人冒出来，以一种应景的节日般的语气，如同讨论南北菜式似的聊起生态葬，什么树葬、海葬、花坛葬之类的，并拿自己打趣，牡丹花下死好呢还是玫瑰花下死好，撒入太平洋、北冰洋呢还是莫愁湖。他还扯到某个外国小城，通过环保设计，其殡仪馆为全城的面包店免费提供热能。符马听得差点被口水呛住——用先人之躯来烤制面包，那是怎样的滋味啊。

车子开始堵了，身陷地下隧道，前后的车子不见首尾，一长串惨白的照明灯像纸项链一样挂在头顶，使得此刻如同沉沉的深夜。司机烦躁地切换电台，没有信号，全是杂音。他大口喘气，好似有洪水淹到脖子：“我最讨厌地下隧道，什么玄武湖隧道、九华山隧道、富贵山隧道、过江隧道。真讨厌，现在又要把河西高架拆掉改隧道。

再这样下去，老子真没法做生意了。”

符马递去一根烟，司机勉强接过，一边恼怒地翻翻眼睛：“老子以前不这样的，也真是出怪事，5·12之后，他妈的就怂了，现在连地铁老子都不肯坐，打死也不坐。你呢，你就不怕闹个地震什么的突然死掉？现在死个人可容易啦。”他瞳孔似乎放大了，脸上恐慌密布。符马简直想笑，就这，他还“老子老子”的，一边又在QQ上安抚“那个女孩”，说要迟到。

“南京阴气重得很，你不觉得？”司机绕在他的逻辑里，“外地人一上车，总是要去那些地方，明孝陵、中山陵、雨花台烈士陵园、日本大屠杀馆、瞻园路太平天国、南唐二陵，就包括总统府、秦淮河什么的也一样，你想想呢？哼，什么六朝古都啊，都是死人一层层堆出来的……”

符马心不在焉地点头，只顾忙着在线上与“那个女孩”商量今天的体位，虽然到时会另有发挥，但这差不多也算是前戏吧，毕竟时间比较紧，这样要好一些。

车子终于慢慢往前挪了，司机忙不迭地重新扭动电台，让车里响起声音。他对符马的冷淡有些不满：“喂，你看你！真有那么忙啊。”过会儿他又自言自语：“其实也对噢，及时行乐就好。”符马瞅瞅这位司机。有的时候人是不想说话的，司机要是也在QQ上，他倒愿意跟他扯几句。

出了地面，符马把视线投向枯燥的街道，用四根手指搭成取景器，好像这样可以增加一点可看性……透过小小的长方形，符马头一次注意到，许多的小烟酒店、杂货铺、报刊亭都在醒目处摆放或悬挂着纸钱或锡箔元宝，它们与报纸、口香糖、矿泉水一起，好像特殊的手势，在对匆匆忙忙的路人们发出重复的、耐心的暗号。符